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良友文学丛书

记丁玲续集

沈从文
著



是沈从文先生为丁玲女士所写的一部传记，是《记丁玲》的补充。从全文内容来看，全书应是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丁玲女士的生活与创作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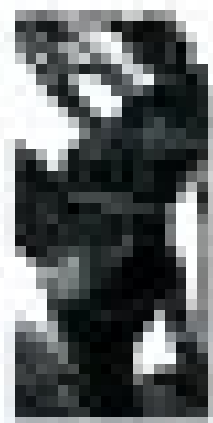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軍丁珍集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良友文藝叢書 第五種 良友文藝叢書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记丁玲续集

沈从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丁玲续集/ 沈从文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3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71-7

I. ①记… II. ①沈… III. ①丁玲 (1904~1986)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8021号

记丁玲续集

著 者	沈从文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63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3 年 3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71-7/I · 369
定 价	16.00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舒乙题



原丛书主编：赵家璧

特邀顾问：舒 乙 赵修慧 赵修义 赵修礼 于润琦

出品人：马连弟

监 制：李晓琤

执 行：张娟平

统 筹：吴 晞 姚 兰

装帧设计：赵泽阳

特别鸣谢（按姓氏笔画排列）：

韦 韬 叶永和 李小林 沈龙朱 陈小滢 杨子耘

张 章 周 雯 周吉仲 舒 乙 蒋祖林 施 莲

姚 昕 俞昌实 钟 蕪 郑延顺 赵修慧

以及在版权联系过程中尚未联系到的作者或家属

特别鸣谢：

上海鲁迅纪念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过上海时我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寄宿舍，到了第四天，得了个他们住处的通知，方过吕班路万宜坊六十某号去找寻这两个朋友。那天两人都出了门，只一个藤制摇篮里，躺着个大头圆脸的小孩子，睡得正好。他们因为知道我会来，并不锁门，桌上留有一个字条，要我同小孩玩玩，且告我过两点钟他们方能回家。我在小孩藤篮边坐了一会，欣赏了这小生物睡态约莫一点钟，既不见两人回来，也不见小孩醒觉，故也留下一个字条，说：“我坐了一点钟，拧了小孩子的小脸三下，这小东西不醒，你们又不回来，我还得作点别的事情，只好走了。”

两人当晚来我住处时，恰好我又不在家。

第二次我在万宜坊见着了这两个人。不见面以前，我从南京方面先就听人说起关于他们半年来生活变迁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恰如关于说到我的一部分神话，那么又荒唐又古怪，使人极其难于相信。从那些传说里，既不能找寻什么线索，也不能得到别的意义，只令人发生一个感想，便是“中国一切都无什么显著的进步，然而属于个人方面的谣言，则因被海上风气所推动，显然进步多了。”在当时，关于海军学生与丁玲的生活传说，

是特别为几份小报所乐于造作的。

见面时我便把一切关于两人生活上的新事，加以追询，两人都微笑不答。我于是轻轻的拍着小孩子的脸，向小孩子说：

“小东西，你说说，六十个白日照到你头上，有了些什么感想？”

那母亲正为小孩子调理牛奶，把从老虎灶刚买来的开水，倒进一个瓷罐中去，代为回答说：

“感想多啦！爸爸同邮差一样妈妈同娘姨一样，……”说着且微笑着。“若过十年或二十年，我们小频能够写他的回想，爸爸妈妈又恰好全已离开了这个人间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或关到牢狱里，或流放到新疆，不能够再见面了，他一定将这样写他的自述：‘我是个无名邮差的儿子，我的妈妈似乎是个成衣人，又似乎是个作零工的娘姨。’……”

海军学生说：

“我们小频才不会再来做这种没出息事情了！你瞧他那样子，他八岁时一定就会开飞机。”

“倒真有点像个飞机师。”我说“学会了开飞机，把爸爸妈妈装载在飞机里，经过西伯利亚的雪地，飞往莫斯科，这逃亡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海军学生把宽宽的肩膊耸了一下，对于这个不是隐喻的隐喻有所纠正：